

JISIDUI
ZHANG



李 栋 著

缉私隊長

缉私队长

李 栋 著

☆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11印张 插页4 233千字

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册

ISBN7-5363-0691-1/1·141 定价：平装4.30元
精装7.30元



作者简介

李陈，男，汉族，1942年生，广西岑溪县人，1960年开始发表作品，以知识小品、随笔、报告文学之类作品走上文坛，后侧重小说创作，文革前已有数十万字作品问世，文革十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辍笔，打倒“四人帮”后创作进入新境界，作品如喷泉奔突，1979年发表小说《彩云归》，轰动一时，后又以此为契机，涉足影视文学剧本的创作，迄今已发表作品三百余万字，主要作品（包括与人合作的作品）有短、中、长篇小说与其他书籍十四部，已拍电影五部，已拍电视剧22部38集，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五次省级优秀作品奖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。

目 录

芳村掇芹.....	(1)
雁阵西飞.....	(27)
冰上的鹰.....	(48)
碧落黄泉.....	(136)
芒果寨轶事.....	(198)
缉私队长.....	(270)
后 记.....	(344)

芳村掇芹

红水河畔，几乎紧挨宾柳公路干线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站头官塘不远，有一个不小不大的普通壮族村庄，全村都是壮族，大多姓韦，也有少数姓黎，苏、黄、魏的。十年动乱的年月，我有幸在那里生活了好几个年头，结识了不少朋友。

芳村几年，在我的人生站头，不过作为匆匆过客的一站，没有吃太多的苦头，也没得到多少安慰与欢乐，当了专业作家后，我的创作规划里，从来不打算把这段生活写进去。

一个偶然的机，我又到了芳村。我碰到了芳村几位熟悉的朋友。我忽然发现自己还是在常常回味那几年平平常常的日子，一直没忘记芳村一些平平常常的人和事。于是乎，在一个月白风清的秋夜，我提起了笔，打算给芳村的几位熟人也描上几笔，并且定了一个文绉绉的篇名：芳村掇芹。

我忽然又发现：橄榄入口，有点苦，有点酸，有点涩，有点甜，仔细回味，又有点甘，于是我又想，如果成书，不妨叫它《橄榄集》。

有时很平凡的东西，却常常令人回味……

辛 才

真不巧，来到芳村，我便碰到了老熟人辛才。

辛才姓邓，认识他那年还不到五十岁，是个个子不高、黑黑瘦瘦的细骨人。看外表，他和芳村的同龄社员没多大区别，实际上却与众不同。首先，他农活外行，连牛鼻子里的绳子脱了也没法帮穿过去，因而颇受大家的鄙视。但他却颇有点阿Q精神：“我怎么比得上他们？！脚板泥也没他们粘得多嘛！”说时还美滋滋地喷了喷舌头，仿佛关云长正在讲述他如何过五关斩六将。

辛才的脚板泥确也粘不多。他十七岁被抓了壮丁，此后大概一满二半三按紧①的干饭吃溜了嘴，每次当逃兵回来住不上一年半载，又心甘情愿地拿命换了几箩谷子，再当丘八去了。虽然这段经历说不上光彩，他却常常大言不惭地自诩为闯荡江湖的“世界仔”。或许全村人外出走过的路合起来还不到他“旅程”的一半，然而人们并不敬重他，就连光着屁股满村跑的“小把戏”也直呼其名为“辛才”，这对特别偏重辈份的芳村是绝无仅有的，要是小把戏对别的长辈敢如此不敬，不吃几颗炒栗子才怪呢！②

我所以“刺配”芳村说来话长：文革前我发表过几篇小说，文革期间又是哪位“正在走的走资派”的“笔杆子”，清队时经过“七斗八斗”，把我“挂”了起来。这年春耕宣传队下乡，把我也“捎”去了。因为我的问题还未弄清楚，所

以不便和队员们住在一起，更不能参加宣传队的任何会议，于是便象安排插青那样，把我分到一位叫葺子三婶的社员家里住了下来，开头我是和社员一起听候队长派工的，不久便把我“区别”开来了。记得那天公社召开春耕动员大会，村里的大小劳动力倾巢而出，队长却把我喊住了，他用相当不客气的口吻命令我跟几个社员去戽水。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全是列入了“另册”，用芳村人的话叫“屁股夹有屎”的人！辛才是兵痞。荣开的父亲是地主分子、一直在公社专政队，去年春上死了，有人主张让荣开顶档③，幸好队长“掌握政策”，说荣开才二十多岁，地主分子的名册上没有他，才得以“地主阶级少爷”的身份与辛才为伍；阿四哥倒是三代清白，文革刚开始时还是积极分子，因为呼错口号，把本该“坚决拥护”的喊成了“坚决打倒”，才被弄来跟辛才“搭档”的——好些人都说他不进监狱已是万千之幸了。聊以自慰的是我们到底与“正牌牛鬼”有区别，不用到公社集中，也无专人看管，辛才等只要出工，还记三等劳动力的工分，也就既来之则安之了。

我不敢怠慢地跟着辛才等人去了。真干起活来大家都很累，我却早已累得腰酸背痛。不知道辛才是真不懂戽水还是要给我来个下马威，动作老合不上拍，好几次差点被他扯下河去。不过我也很快“在斗争中学会了斗争”，巧妙地泼了他一身水，弄得大家哄笑起来。

眼看太阳越升越高，辛才一揽戽斗，嚷了起来：“妈的，工夫长过命，休息！”

他这一叫，和队长的哨音同样灵验，大家立时不干了。阿四哥把系戽斗的耳绳一扔，跳到河里洗干净手脚，又连蹦

带跳的蹦到蹲在树荫下抽烟的辛才跟前：“哎呀呀，辛才，你的烟好香，老远就往我鼻孔钻了，嘿嘿。”

“又想抽‘伸手牌’了吧？告诉你，我抽的可是木瓜叶。”辛才没好气地说。

“太妙了，高级香烟抽腻嘴，正想尝尝你的‘木瓜叶’！”阿四哥老着脸，从辛才手里抢过了烟荷包，“还说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呢，一撮木瓜叶也看不开！你没听老话说：钱财如粪土，仁义值千金，我和你老子同排‘阿’字班，要是能从棺材爬出来，还得低头尊我一声哥哩！”

烟荷包到手，阿四哥嘴也硬了。

“三分钱的鸭头，光得一张嘴，天保佑你多喊错几次口号！”辛才鼓眼凸腮，恨恨地骂了句，又闷头抽起烟来。

荣开长得象猴子，也和猴子般不定性，据说限于“身份”，只敢和辛才开玩笑，只见他涎着脸凑到辛才身边：

“喂，别骂人好不好？！”他要再喊错半句口号，你这个组长又得少一名手下啦。还是讲讲你当国民党兵时碰到的古怪事让大家过过瘾吧。”

要是平时，辛才恐怕会鼻子一哼，把脸转到一边去——他特别讨厌荣开寻他的开心，这回可能由于多了我这个新听众，立时变得兴致勃勃起来：“对你讲还不是牛耳朵边弹古琴，象你这种懒抱鸡，整天窝在山旮旯，看见一支尾巴长点的山鸡，管保会说是凤凰哩！”

“辛才，那时你真的出过国？！”阿四哥兴致也来了，插嘴问。

不煮（真）还煮？！当年我是远征军，出国打小日本，‘老缅’、印度，哪里没逛过！”辛才脸有得色，满口胡扯地

说起来，“提起那边的妹仔才有味道哩，一个个红红白白的，连睡觉也嚼槟榔，把两片嘴唇吃得红猩猩的象涂了胭脂。每个人的额心都点了一颗大佛痣，一个更比一个俏！更古怪的是那里的妹仔都不穿衣服，用一条长布往身上一裹就算了，走起路来屁股一扭一扭，布条一飘一飘，比县剧团的妞儿跳舞还好看……”

“哎唷唷……”阿四哥的眉梢吊了起来，把额角还不太显现的皱纹扯成了一堆。他已是三十出头的光棍了，平时就爱扯几板“女人经”，辛才的话正搔到他的痒处，不由连连喷了喷嘴，“这么说来你们是天天看戏，享够了眼福罗！”

“你呀，真是少见天，少见地，少见蚂蚁唱大戏。看妹仔扭扭屁股算什么，要说享福，让人侍候太平常，要让大象、猴子侍候侍候你，才叫神仙过的日子呢！”辛才扫了我一眼，故意卖了个关子。

“大话扯《西游》！大象、猴子还能侍候人？！”

阿四哥和荣开都不相信地喊出声来。

“说你们没见过世面，你们还不服气哩！”辛才得意地格格一笑，摸了摸乱蓬蓬的下巴，又神吹海聊起来，“那里不但大象、猴子能侍候人，连蛇都会跳舞哩！有谁碰到什么烦心事，就吹笛子解闷儿，嘟嘟几声，蛇就来了，一扭一扭的跳起舞来，心再烦也乐了。大象干活更平常。我们班就有一匹专帮干活的大象，行军时在它背上搁上一块板，全班人都可以躺在上面，比坐飞机还舒服；猴子干起活来就更没说的了，装烟、倒茶、端凳子、洗衣服……顶得上个跟身勤务兵！别的部队我不知道，我们连的兵呀，没有不买只猴子供使唤的。”

阿四哥和荣开越听越入味，眼睛瞪得铜铃大。

我实在忍不住了，说：“辛才，别在这里胡吹了。印度确有吹苗子逗响尾蛇跳舞的，可那是玩蛇艺人呀！大象和猴子经过训练当然能干活，但一头大象的价值远远超过一部大卡车，行动又缓慢，部队根本就不适用。至于当兵有猴子供使唤更是胡说八道。人家被抓了壮丁，都说饥寒交迫当奴隶，你当国民党兵，倒有只猴子替你装烟倒茶洗衣服，简直是活见鬼！”

阿四哥和荣开知道上了当，都啐起辛才来。

辛才不服气地反诘：“莫非你也到过印度，‘老缅’？哼，老子在新一军扛枪时，恐怕你还趴在地上玩泥沙哩！”

阿四哥立即替我擂鼓助威：“你辛才别狗眼看人低！你当个国民党的勤务兵有什么好吹的，文革前人家老李是抓笔的，连报纸也成张论版的登他的文章哩——前天我经过队部，亲耳听到宣传队的王队长对刘支书说的……”

也许“唯有读书高”在芳村还未“批倒批臭”，一直趾高气扬的辛才听阿四哥这么一吹，立即象矮了半截，两眼朝天翻了翻，好半天也吭不出声来。

“喂，你们可别小看我们辛才呀！”荣开怪声怪调地嚷着说，“别的国民党兵有没有猴子伺候先别管，辛才肯定有一大帮。李哥不是说猴子要经过训练才会伺候人么，人家辛才十七岁当兵就一直给长官的老婆端茶倒水洗内裤，经验可丰富啦，训练猴子总得办间学校吧，除了辛才，谁还有资格当校长？！所以我一直纳闷，批斗走资派时，为什么把辛才这校长放过了。”

大家哈哈大笑。

“胡扯八道！”辛才生气了。

荣开：“你敢说你没当过‘跟身兵’？”

“……”辛才的脸变白了。

阿四哥穷追猛打：“‘跟身兵’不跟长官的老婆倒尿倒尿、洗内衣裤，还能干什么美差事！”

“你们懂个屁！”辛才真的火了，狠狠地骂了这么一句，衣领一扯，倒头睡到了田埂上。

这一来大家都沉默了——据说辛才不怕别人说他是兵痞，最怕别人说他当“跟身兵”，专给长官老婆倒尿倒尿洗内裤，把他惹急了，他会破口大骂的。

“我说辛才呀，要说你笨也不笨，干吗死扛犟像不翻身呢！”阿四哥见辛才真的生了气，机灵地扯转了话题，“好好地‘解放’你到解放军，你却开小差回来了。你看人家龙公村的特昌，照样从‘民国饭’吃到‘共产饭’，还当上了‘外贸干部’。你要是当初咬咬牙，今天也不用窝在芳村，脸朝黄土背朝天了。”

“命嘛，有什么办法。”辛才叹了一口气，说，“不过特昌还是挺够朋友的。六四年他回龙公村，我在村口碰到他，妈的，这黑炭头也变得细皮白肉，快成坐月婆了④。他一眼认出了我，未开口便塞来一包烟，奶奶，也不知道是那国的洋货，硬皮盒子上印的全是弯弯曲曲的‘鸡肠文’，放在衣袋里满屋生香，烟色好，味道浓，不掺有鸦片才怪呢！老李，你是大城市来的秀才哥，哪天有空到我家帮看看这些洋文写的什么。唉，这么一包好烟，我却连它的牌号也叫不出来！”

我看着先是眉飞色舞，后来又脸色怏怏的辛才，心里老

大不是味：笑他？说他？骂他？不理睬他？我只好皮笑肉不笑地嘿嘿两声，抓过辛才的“木瓜叶”卷了一支“喇叭”，闷头抽起来，呛得我直咳嗽。

“得了，别讲你那伟大的烂烟盒了，还是讲讲你们那一人配有一只猴子‘跟身兵’的八百万军队是怎样被打得屁滚尿流的吧！”柴开边说边笑，把装好烟的竹烟筒递了过去。

辛才笑吟吟地接了过来，刚把烟嘴塞进嘴巴，便“啐、啐、啐”的连吐唾沫，竹烟筒一擡，跳起来就要抓柴开，嘴里骂道：“杂种，我说你今天怎么这般孝敬大爷，原来你把烟油抹到烟嘴上了！”

“谁叫你这个‘跟身兵’不给爷们装烟倒茶，还躲到一边要贫嘴！”柴开笑得喘不过气来，两人你追我赶，沿江跑去了。

不一会，两人在河弯凹处大呼大叫的喊起来，柴开还不住地向我俩招手。我和阿四哥跑去一看，原来打死了一条一丈多长的大南蛇。

“柴开太不济，让公的那条跑了。”辛才瞪眼对岸，惋惜地说。

“是嘛，要不两条大南蛇，我们四个人撑大肚皮也吃不完。”我说。

“什么？你这秀才哥也敢吃蛇？”柴开惊叫道。

“少见多怪！他要连蛇也不吃过，还混充什么秀才哥！”辛才嗤之以鼻，“你到广州看看，第一美味就是蛇！蛇羹、蛇茸、银丝芙蓉蛋、龙虎三及第……多少名菜离不开蛇！”

“噢，你对弄蛇还挺内行的哩！”我象发现了新大陆。

“男人口大吃四方，何止弄蛇！普通酒席的菜不算，泥

鳊钻豆腐、甲鱼双抱蛋、乳鸽炖白果、糯米海参鸡……哪样名菜我辛才不懂弄！”辛才大言不惭，志得意满地挺起了胸脯。

既然他当过这么多年“跟身兵”，我倒有点相信他言之非谬了。

阿四哥对辛才那串菜谱不感兴趣，眼睛一直盯着地上的死蛇，说：“怪不得大城市那么多麻疯医院！我们这里可不敢。要是谁拎蛇回家煮，准挨那帮老家伙骂个狗血淋头！”

“说它是龙么？可又干吗打死它？”我不解地问。

“不是这意思。”荣开解释道，“老班辈说煮蛇时，烟灰万一落到蛇汤里，人吃了就会得麻疯病，所以老人都不让村里人吃蛇。”

“扔了吧，多难看，”阿四哥说。

“我把它埋了吧。”辛才说着，把它拎走了。

说实话，自到芳村以来，天天清汤寡水木薯粥，是要增加点营养了，看见自命“男人口大吃四方”的辛才如此“暴殄天物”，实在有点可惜，不过我亦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他拎走了事。

收工了，我独自到河边洗脚，辛才特意绕到我身旁，扬了扬手中的庖斗，说：“秀才哥、今晚家来，请你尝尝我的手艺。”

我瞟眼一看，哟，那条大南蛇已剥了皮，洗净血污，盘成几圈的放在庖斗里的一张大荷叶上。这个老兵油子，鬼精！不过让我去辛才家吃蛇肉，我可不敢贸然答应。

天黑了，辛才摸到我房里，我十分抱歉地告诉他，不算赴他的蛇宴了，他一听，急了，一把拉住我的手，本来就

不短的脸拉得更长了：“秀才哥，连你也看不起我？我可是诚心请你的啊！”

看到他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只好去了。

辛才显得十分高兴，一进堂屋，他就给我端来大概是家中唯一的小板凳，接着端来了热气腾腾的三大碗：一碗蛇汤，一碗蛇茸，一碗银丝芙蓉蛋，外加大半瓶三花酒，还把灶头的油灯也端了过来。摇曳的灯光里，我看见一个壮健的女人抱着一个熟睡的孩子一声不响地坐在屋角。这个女人板着脸，两只眼睛视而不见地盯着前方某处，我迟疑地朝她点点头，她连理也不理。我这才想起阿四说过，辛才老婆神经不大正常。我的心卜卜直跳，顿觉有种阴森可怖的神秘气息充满了这间斗室。

弄的这三味蛇端的是美味异常，特别是几口酒下肚，我全身发热，胆也壮起来了，不久便无拘无束起来。

辛才喝得更多，不过看来酒量也不大。一口口酒落进他肚子里，全变成絮絮不休的神吹海聊，灌进我耳朵，又化为一股压抑胸廓的闷气。我愈来愈觉得郁闷难抑，斟酒的手也勤快起来，辛才越吹越起劲了：

“……说我给长官老婆洗内裤，妈的，她们给我洗老子还不干哩！狗眼看人低！告诉你，老子当初是打日本仔的！‘解放’我到解放军，我也打过国民党！你是写过报纸的人，当然不会和他们一般见识，所以我特地请你来喝两盅。唉，成者为王败者贼，你年纪轻轻，有什么辫子给人抓，还不是入错‘派’罢了，要是你加入的是——”辛才伸出手指比划了几下代表多数派的手势，说，“弄个部长当当也不稀奇，何至

泡到这山沟沟里来！唉，我们都是虎落平阳受犬欺啊……”

他伸出枯瘦的手不住地比划着，愈说愈带劲。我的眼睛却越来越迷糊，耳朵嗡嗡直响。末了，连他说什么我也听不清了，只见一双双手朝我又指又戳，又推又搡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扬起拳头，大喊一声，狠狠地向那一双双手指了過去……

记不清我是怎样离开辛才，又如何躺回自己床上的了。事后阿四哥说，那晚我呱呱鬼叫，差点哄翻了半条村。幸亏聋子三婶见多识广，说是吃了落在蛇汤里的煤烟，叫她女儿义秀给我兜头泼了一桶冷水，我才没象辛才老婆那样得神经病。

为了这倒霉的蛇宴，我和辛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：他升格为正式的“牛鬼”，被送到公社专政队专政了整整两年。我呢，被宣传队王队长狠狠地熊了一个晚上，并宣布我从此留在这里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，单位不通知，不准离开芳村。也不知道是单位忘了通知还是怎的，直到打倒四人帮的那年春上，我才恩准回原单位。经过这番变故，我和辛才再也没说过话。离开芳村那天，他也只是远远地站在小土堆上目送我离去。不知为什么，我老感到欠了他一点什么似的，每想起来心里就不大舒服。

这次回芳村，我决定主动拜访辛才，想不到却在离芳村八里之遥的龙街碰见了。

看到这里，一些聪明的读者会说：明白了，你碰到的一定是一位崭新的辛才，舍此如何表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农村面貌的深刻变化？！另一些聪明的读者会说：为什么辛才一定要“崭新”呢，也可以碰到一个困不堪“蛇宴”事件

的沉重打击而彻底垮掉，甚至和他老婆一样也变成疯子的辛才嘛，这一来锋芒就指向极“左”路线和万恶的四人帮，岂不是给人更多的回味？！

是的，如果按照布莱希特的“间离法”，我们可以设想辛才好几个不同的局面，而按照我们传统小说的章法布局，龙街巧遇辛才甚至只能算是故事的开始呢。可惜我遇到的辛才还是原来的辛才，而辛才的故事很快就要结束了。

闲话休提，还是让我们一起逛逛龙街再说吧。

龙街不大，是去芳村的必经之地。因为我搭乘的客车半路出了点故障，在龙街下车，已经午后一时多了。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我得及时平息它的大声“抗议”。

嗨，几年不到，龙街比过去繁华多了，原来有条新修的铁路要经过这里，龙街已被定为一个站头，难怪这一路上我见了这么多穿工作服的人。

街中心的十字街，一间挨一间的全是小饭馆和吃食摊。我的视线被前面不远的一间铺面吸引住了。这间铺面摊位不大，拾缀得颇为整洁，上面支着一张伸出来的塑料凉棚，四张八仙桌并成两排，围着桌子摆有二十多张凳子，只有不多几张是空的，对龙街这样的山区小街市来说，生意该是十二分的兴隆了。看看顾客的菜，款式真不少。我走上前去，拣了一个座位坐了下来。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这样的饭摊小铺，居然和城市的大饭店一样也有菜牌。顺手翻开一看，从五分钱一碟的炒青菜到五元一款的“一鸡三味”，琳琅满目的开列了十多种。正惊疑间，背后桌子传来一位顾客的声音：

“老师傅，您老好手艺呀，火候正好，色香味俱全，而且还是用田头蟹作料的，也真难为您了。”

“好说好说。”传来一阵得意的笑声，“这里是山沟沟，只好将就点罗。年轻时我在广州万国酒家当红掌勺的，拿手好菜就是弄蟹，那时用料可讲究哩，一只没三斤以上根本就不让上席。有次广州市长宴请广东警备司令，专门从新加坡运来一只五十斤重的大海蟹，老板要我显显手艺，我只用它做了两盘菜，一盘是玫瑰蟹黄，另一盘和您吃的这盘款式一样：茄汁酥炸蟹，不过用料全是蟹钳肉，你猜那块肉有多大？足足象只大篮球！”

声音耳熟得很，我不用回头看便知道是谁了。不过我还是车转身子，大叫一声：“辛才！”

……

不打算介绍辛才的更多情况了，何况我在“辛记饭铺”吃过饭，便匆匆走了，他也抽不出更多时间招呼我。不过据一位熟悉辛才的顾客告诉我，辛才老婆的病好了，家里的包产田全由她一个人包下来。儿子阿利考不上初中，在饭铺当爹爹的下手。“辛记饭铺”逢街日子才开业，是龙街小饭铺生意最好的一家。那位食客带着羡慕的口气说：“嘿，看吧，用不了几年，辛才说不定能发起来！”

离开龙街去芳村，我的心头升腾起一种充实的感觉。尽管辛才对我很热情，二话不说便给我端来了“大鸡三味”，我要照价付钱，他差点发了脾气，但我对辛才还是没太多的好感。我总觉得若论辛才的为人秉性，才能干劲，即便在芳村，也是平之又凡，实难恭维的。但唯其如此，我才愈感充实，我为我们党的政策竟然连辛才这样的人“用不了几年”，也“定能发起来”，其他的农民，还能不更快走向富裕么？！